



陸堂詩學第四卷目錄

讀齊風二則

雞鳴三則

還四則

著四則

東方之日二則

東方未明二則

南山三則

甫田三則

盧令二則

敝笱載驅猗嗟共九則



書齊風後

讀魏風二則

葛屨四則

汾沮洳四則

園有桃二則

陟屺三則

十畝之間二則

伐檀四則

碩鼠四則

書魏風後

唐風說

蟋蟀三則

山有樞三則

楊之水椒聊共五則

綢繆二則

杖杜二則

羔裘二則

鶉羽二則

無衣二則

有杕之杜三則

葛生三則

采芣三則

陸堂詩學卷第四目錄
書唐風後

讀秦風

車鄰四鐵共五則

小戎四則

蒹葭二則

終南二則

黃鳥三則

晨風四則

無衣三則

渭陽三則

權輿三則

書秦風後

陸堂詩學卷第四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四目錄

三

陸堂詩學卷第四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

呂願玉快亭
朱丕戴菊塍

全校

讀齊風

二則

齊風十一章集傳引用序說皆小異而大同謂朱子有意折毛公之角操鄭氏之戈其然豈其然乎

樂記師乙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又云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余謂齊人能識三代遺聲子之在齊聞韶是為一証且師乙所謂商者即宋也宋公經鐘因顓頊六經之樂命名可見其能識五帝遺聲矣齊風自鷄鳴外逐利而爭就文義而反求之是即吾儒審音之道

鷄鳴三則

鷄鳴猶關雉也當屬齊之正風述其言兼寫其心非宮中彤史不能具此深情曲筆也宋公既難因難更六藝之樂命以詩傳云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蓋本列女傳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也按史世家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公既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立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姬與豎刁比而請立無詭其後五公子樹黨爭立桓死不棺尸蟲出戶釀其禍者衛姬也烏足當賢妃之稱而以是詩屬桓乎

白雲許氏云匪維鷄之鳴亦有蠅飛之聲好爲新說而未識詩人措語之妙會且歸矣集傳最得神理然亦本諸鄭箋許氏改鄭從毛而愈失之

還四則

色荒禽荒序皆以爲刺哀所謂下流不可處也

子之還今齊詩作營因而訓之爲往詎知還字不獨對下二章茂字昌字兼與本章儼字對舉

漢地理志徠作嶮顏注作嶮董氏曰徠山在齊之郊名物疏在臨淄縣南一十五里

說者動以田獵爲刺愚不謂然以之講武宣王致美車攻以之奉祭孔子不廢獵較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古人兼資文武其道固宜如是特荒於禽若太康之十旬不反則宜指爲大戒耳錄此詩蓋以著齊之風俗而非刺其君上也

呂氏讀詩記俟著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庭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堂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据此則亦新婚之詩安見其為刺不親迎若云作自新婦更貽徒白三言之笑矣雖然禮重親迎所謂從大處立議者姑從序說可也

据班固地理志以著為地名注濟南郡之著縣也此為魯莊親逆婦姜而作國君親逆本屬常禮而莊公忘父大仇受制文姜必欲娶於母家齊女待年未及莊公則年幾四十矣前在喪中親為納幣丹楹刻桷宗婦覲用幣種種越禮以為誇美之具然則俟我于著克耳以素尚之瓊華刺親迎也而反

云刺不親迎乎小序刺時也一語最合後說乃衛宏妄增緣簡編在南山之前先儒竟無駁正者

老蘓於歐公齋拈得而字有談詩究乎而之句此齊之賸音有何可究宜其見輕於介甫

東方之日 二則

東方日月据薛君章句皆喻顏色盛美也漢樂府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本此詩以發端或以東方日月為男女對待之象說新而鑿

兩言東方雖屬興語意其人必居東郭有若東郭偃妹棠姜故事者然而不可攷矣

東方未明 二則

序云刺無節也大意已得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在序本屬贅語鄭箋以為刺挈壺氏而序說愈形其拙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紆晦難通王氏蘓氏皆不得解程子曰折柳以藩圃狂夫瞿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如此集傳全用之知言哉

南山 四則

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集傳甚允吾無間然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言自首至足物必有耦也豈如箋疏之曲說乎五義難明放齋詩說云五兩者纁黃白黑散也亦屬近似

春秋魯桓三年會齊侯於嬴無媒而自請婚於齊始不正矣故坊記中子云男女無媒不成無幣不相見恐無別也即引是詩三章四章為說

曷又鞠止東萊云鞠養也謂養其奸下章乃言極其欲

甫田 三則

集傳亦用序說而不屬之齊襄非以其不足挂齒頰與或云前二章譏齊襄之欲圖霸也末章憂無知之將作亂也

先民有言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左右逢原此真善說詩者揚子法言修身篇曰甫田者秀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節去二字此文人引古之法

末章東萊云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

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益者所能與也集傳大旨亦同細玩末二句似有驚訝意當作歲月易逝勉人及時進德解

盧令二則

大旨與鄭風叔于田相似觀左傳齊襄田于貝丘序說亦可從特所謂陳古以風者則支離矣

梁寅云重環者環之中又貫一環所謂子母環也重鉤者環之中又貫二環也余謂詠及鬢偲即華元睥目于思之誚

敝笱載驅猗嗟 共九則

猗嗟有展我甥兮句繫之齊可也敝笱載驅明明作自魯人猶春秋之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于祝丘也魯史欲爲國諱惡而二詩又不可竟刪因篇中皆有

齊子字倣衛女繫衛例附諸齊風之末孰謂魯果無風哉

余持是論歎古人莫與同者近閱許白雲詩鈔敝笱不能制魚專比魯莊不能制文姜齊子歸止亦自此以往之辭載驅之魯道有蕩亦据魯而言也意者二篇實魯詩聖人諱其惡故附之於齊是以魯無變風惟存四頌於後雖曰美魯君實亦著其僭矣春秋卒他國之君於魯則書公薨其意一也魯詩之說喜得許氏爲之印定若以諱惡屬之聖人則漢代傳述之誤余於刪詩論及魯頌說中辨之不遺餘力即春秋書公亦屬魯史舊文非孔子以此尊魯見余春秋義存錄

或問一文姜何以有四詩余曰南山齊人刺齊襄及魯桓也敝笱魯人刺莊也載驅魯人刺文姜也猗嗟齊人美莊而刺

之也義固未嘗復出

序說以敝笱喻魯桓集傳以敝笱喻魯莊觀爾雅嫠婦之笱則桓公隕車久矣然以敝笱喻魯莊魴鰈喻文姜者亦失之敝笱在梁謂防閑已失興下齊子歸止其魚魴鰈謂醜類實繁興下其從如雲而刺莊之意見於言外朱子推演趙氏說謂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之人正此意也不究心六義徒較量於鰈魚之大小是不可以已乎

齊子豈弟極得風人之旨鄭箋解為開明以對發夕而欲改豈為閭改弟為圍不惟於韻難叶風致亦復大減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域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

滔滔魯道猶須考核文姜之臺毋乃贅筆曾氏云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維者青州之汶也馮氏名物疏云按一統志萊蕪縣今屬山東濟南府有汶河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之旁仙臺嶺一發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塹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小汶河合又西流注洸河入濟此徐汶也朱虛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境有汶水源出沂山東麓流經本縣東南六十里入安丘縣界安丘亦屬青州此青汶也按詩人所詠乃徐州之汶在魯北境猗嗟名兮集傳以名為稱不如毛傳目上為名讀之覺穩楊用修云名玉篇引此句作顛眉目之間也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觀南宮長萬之勇莊公以金僕姑射而獲之則詩人所云禦亂者非虛美矣或云欲莊公之禦內亂非也篇中惟展我甥兮句稍露微辭餘皆贊歎而言外自有刺意與衛之君子偕老同一作法

齊襄之敢於殺桓與夫人之敢於如齊師會齊侯皆挾強齊之勢以制弱魯使魯君臣有亞聖之才不獨襄仇宜復夫人親與乎弑如鄭莊之寘姜氏城潁而誓之乃為權而得中趙氏所云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第可施於穆姜非所施於文姜也厥後夫人如宮愈出愈奇魯君臣若司空見慣者既卒而葬乃謚為文安所云秉禮之國乎

書齊風後

堯峰汪氏序漁洋詩首及齊風謂鷄鳴十一篇皆哀襄時詩即所謂齊音傲辟驕志者也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意子札別有見聞故有美哉泱泱大國風之歎又疑孔子刪詩何以不錄齊之正風孔子與子札同時何以所見不逮子札愚謂鷄鳴齊之正風也當作於丁公三世之內還詩國史錄以見齊之風俗不必泥序說刺哀且齊人能識三代遺聲其歌法較勝列國是子札所由興歎也子夏所云齊音傲辟驕志當屬景公觀其以女樂貽魯又夾谷之會優倡侏儒為戲而前有司以為宮中之樂則新聲之興可知矣若謂孔子刪及正風理所必無疑孔子所見不逮子札竊謂魯人為札歌齊不過略舉一二耳堯峰深於經學與吾鄉前輩朱竹垞差

肩今皆零落丘山無從質辯而余書晚出未知何人爲作元晏序也

讀魏風二則

諸國有世家某公某人某事小序得據以爲說魏事史遷所不能述彼汾何臣園桃何君陟屺之孝子十畝之達人伐檀之廉士其姓名皆湮沒不傳序者無說可借竟等諸子虛烏有之屬如是而謂子夏作序乃斷斷無是理者隋唐諸儒皆崇信之無識甚矣蘓氏云魏地入晉例同邾鄆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愚謂唐詩終於晉獻魯閔元年晉獻始滅魏以其地賜畢萬則魏自當有詩奚可例諸邾鄆哉惟公行公族以晉官而指爲晉詩說猶可通然齊有公行則亦未可泥也

左傳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則魏之始封特可知爲周之同姓而已豐坊魯詩世學云畢公高文王庶子初封畢伯成王進爲魏侯按周書畢公之命在康王時曷嘗改畢爲魏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可知畢萬爲公高之後又云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按晉獻滅魏滅耿霍畢萬爲車右故賜魏以賞其功而世學乃云畢萬降晉爲大夫得食邑於魏其說故與左氏相反且晉獻豈肯滅公高之國而仍與其子孫此皆穿鑿無理者漢地理志魏國亦姬姓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服虔曰魏在晉之蒲坂郡縣志魏城在陝州芮城縣

北五里漢為河北縣唐分芮城置永樂縣蓋即今蒲州永樂鎮也或者又因卜偃大名語以大名之元城當之如此著書豈不令人發噓

葛屨

四則

序云刺褊也專解此詩下云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乃統言魏風也鄭氏孔氏粗心讀之所由一悞再悞全詩趨重末二句前賢皆未得其語妙葛屨履霜非不儉也縫裳要褊非不勤也左辟象掃非不有威儀也而無如褊心何也

毛傳於女手引三月廟見之文於左辟訓婦至門夫揖之入不敢當尊而左辟皆失作者之旨好人謂容好之人毛傳謂好女手之人更不可解補傳分四句為一章七句為一章殊昧古詩承接之法余所疑者好人提提下或脫却一語耳

汾沮洳

四則

序云刺儉也又云其君儉以能勤刺不中禮也集傳亦櫛括其說玩篇中美如英美如玉猶夫祈招之式如玉式如金但可云刺奢耳安見其為刺儉耶鄭箋云於彼汾水沮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為菜是儉以能勤則尤不知詩人興體

謝朓詩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謂美無限量也贊嘆尤深惟殊異乎公路似含刺意蓋與曹風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相

近

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地理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西南至汾陰入河王伯厚云入河之處即魏之舊國

左傳晉成公時趙括爲公族趙盾爲軫車之族軫車即公行之官悼公時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公行公族晉重其官是蘇氏所本也補傳云晉既并魏之後得此詩於魏之故地余仍斷爲魏詩何言之左傳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試問魯人所歌何詩元凱固不能注漢後說詩者亦未能領悟葛屨詩以褊心爲刺故美其大而婉汾沮洳譏其美如玉殊異乎公族知魏俗之崇儉矣季札聞歌而即知風人之旨後人不能通微甚至目左傳爲僞書可發長歎

園有桃

三則

箋云魏公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豈惟不知興義而以殺列爲肴饌訓詁亦疎

是詩措詞遣調不異黍離轉折愈多愈妙箋疏皆失其解讀集傳一過於心快然

說苑云邯鄲子陽園人亡桃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疑本韓詩內傳

陟岵

三則

不言已之如何念親但述臨別諄囑語詩人固善於立言者王右丞九日詩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蓋從未

章翻出

李氏据左傳見獲於敵皆謂之止則此詩專指從軍不免太
泥按止者止於他邑也棄者棄其故土也集傳作棄尸亦與
死義複出

嗟予子行役嗟乃一字句也王氏聞句云文勢當然語意愈
切

十畝之間 二則

此陶元亮歸去來辭非仲公理樂志論也當屬興體

小序固於爲詩見魏爲晉滅動云其國削小鄭箋遂引一夫
受田百畝爲說詎知唐叔封晉之初猶然疆以戎索也橫渠
謂周制場圃之地每家十畝姚承庵疑問遂謂人各受五畝

之宅行與子還是兩人也故稱十畝之間持此以言詩而欲
風雅不墜也得乎

伐檀 四則

孔叢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得也立言之道舉此皆可見
彼而亦微有不同如此詩序云刺貪則君子之廉者不出依
孔叢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而時俗貪鄙槩可知矣

愚謂興多而賦少伐檀三句興有材不用也不稼不穡四句
興無功得祿也末二句乃正言君子之厲志耳

名物疏云粃糯二稻皆可稱禾鄭司農云城市空地爲廛

大戴禮凡雅八篇可歌伐檀在內晉書樂志魏武平荊州獲
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

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
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
夔鹿鳴全不改易後又除古伐檀重用鹿鳴或以為伐檀音
節自此銷亡不知鹿鳴本漢章帝太樂食舉之第一曲夔所
傳者亦漢法也

碩鼠四則

錄此詩見魏亡之由與邾之北風鄆之萇楚情同而語較直
率齊詩作三歲宦汝則為臣去其國之作易一字而義頓殊
傳寫可不慎耶

抑君似鼠畏人故也本臧紇對齊莊語或乃增入序說大鼠
顧可比君子從而甚焉宐乎有阿廢之叢談矣碩當作鼯易
鼯鼠貞厲註以為貪而畏人按玉篇鼯鼠頭似兔尾有毛黃
黑色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

莫我肯德不以為德也莫我肯勞不以為勞也集傳皆
用范氏說然對上之人而言則德與顧一例謂莫肯於我見
德耳勞即先勞之勞

高誘注呂覽謂甯戚所歌乃詩碩鼠之詞雖古無據依而南
山白石之歌必由後人擬作矣唐仲友詩解以碩鼠為愛君
之至戚雄歎其最有發明不知乃齊詩之殘膏耳

書魏風後

序詩者但知魏俗儉嗇因於彼汾園桃諸詩妄為詮解愚謂
家國一理以儉成以奢敗未有儉約而反至亡國者漢文惜

露臺之費宋武之葛燈麻拂史書傳爲美談孔門論說雖云
國儉示禮亦云寧儉毋奢儉則烏可刺乎讀伐檀而終以碩
鼠魏直亡於貪殘耳然魏與梁同一封域僖十九年梁亡公
羊曰魚爛而亡也梁後亡而一詩不存更可憫矣

唐風說

集傳云不謂晉而謂唐蓋仍始封之舊號余請從而廣其說
馬遷世家唐叔子燮是爲晉侯鄭譜因晉水而改國號從遷
說也然遷自謂唐叔至靖侯五世皆無年數可推則其所見
簡編寥寥無幾試觀衛世家悞以牟伯爲康伯似居康叔之
上燕世家哀侯子爲鄭侯鄭既非諡而燕又無鄭地知世家
不可全信也竹書康王九年唐遷於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

之豈有讓其作宮而聽其改號者據左傳穆侯稱晉孝侯稱
翼孝侯子卻又稱鄂似左傳亦從地追書而從前本無定名
至魯莊十六年釐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由是
號稱晉國子孫世守厥後晉文晉悼入國之初皆朝武宮儼
然以莊伯爲太祖矣國史編詩必從唐叔舊稱後嗣雖有沿
革無不可統若但以晉稱蟋蟀儉勤本陶唐氏之遺俗晉焉
得而統之耶盤庚改號曰殷在武丁可稱殷武而詩中推美
玄王相土成湯者即於殷義不合故必稱商頌不得竟稱殷
頌也名義之際烏可視爲末微而不加論次哉

蟋蟀三則

勤儉而思深憂遠蓋即豳風七月之縮調也爲唐正風當在

開國之始序云刺僖悞矣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夫禮豈虞樂之具乎措語尤乖

蟋蟀在堂据豳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聿云莫可証晉用周正夢溪筆談云以新易舊謂之除日知錄云据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之月平公時絳縣老人甲子其文可以互証余謂平王以前晉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職思其外毛傳謂禮樂之外鄭氏知其難通易為四境之外亦泥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集傳從之

山有樞 三則

集傳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此與王風君子陽陽皆一時未定之說馬融廣成頌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觀此數語則其經學之疎大槩可知愚謂蟋蟀屬平調山樞屬詭調例以漢法有古詩樂府之分即時代之間濶可想矣

山有栲夕有柎魏善伯云柎字叶烏則全篇可不必叶愚疑栲之與柎顛倒而悞其韻

嗣宗沉醉伯倫頌酒其諸得詩人之旨者與漢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善讀詩者皆知其憫時憂亂無可如何而故為此達生之論然已不能考其在西漢之

哀平與東都之和安矣况春秋以上之遥遥乎

揚之水椒聊 共五則

二詩皆憂曲沃之強忠於昭侯者所作也不敢告人其意正深於告椒聊之彼其之子顯外之矣

序云刺晉昭也此屬深文國人將叛而歸沃則尤不合當日情勢据左傳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曲沃其後莊伯弑孝侯於翼翼人復攻莊伯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豈當晉昭時而國人乃肯叛昭歸沃乎

揚水白石鄭箋固非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謂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亦泥鄭緇衣而失之子謂潘父君子乃謂桓叔素衣朱襮四語言潘父之黨其情如是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李氏引田乞召公子陽生事以為例嚴緝云此反詞以見意若真欲從沃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矣其論最為破的師服于成師命名即知晉之兆亂椒聊遠識亦其儔匹以聊為助語而又加以且句法未安王氏以為薄略之辭尤鑿爾雅有云杓者聊謂木之糾曲者名聊也則以椒之旁枝為曲沃比得其義矣

綢繆 二則

鄭氏泥婚禮以箋詩多失其旨此章及衛風芟葉尤令閱者霧迷五里孔疏以子兮為自嗟歎集傳推行其說似乎新巧而中章男女凌雜與鄭風野有蔓草均屬可商

愚謂後代成婚有為之却扇調笑者蓋體源於是詩

杜杜 二則

詩故云此刺哀侯詩哀侯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陘庭之田於是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為曲沃所執獨行踴踴喻哀侯之寡援也同父則陘庭也陘庭之田蓋哀侯之弟所有者鬱儀解詩多鑿此條得之其葉潛潛當從王氏訓為潤澤東萊解末句云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欣助蓋以申明豈無他人不如同父之旨也頗勝集傳

羔裘 二則

今說以刺為美其悞甚矣金仁山作淫女之辭亦謬依序說刺時者鄭箋云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也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而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李黃集解云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是為曲沃毆民也二條近似朱子直云不知所謂蓋闕疑也

按全詩不甚費解但居居究究用字小異耳爾雅為釋詩之祖既訓居居究究為惡後人烏得不從李巡云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埤雅云居居以言其不通究究以言其不恕余謂以究究為待人之不恕訓釋當矣居同居居居者謂持已之不謙也家語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可為明証

鵠羽 二則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興而非比不止憂父母而呼蒼天危苦
之情更甚陟岵
據左傳隱五年秋平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八
年冬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篇中所云王事靡盬
不為無徵况是詩列在無衣之前非如衛風為王前驅漫指
從王伐鄭也

無衣 二則

至此詩而唐易為晉晉武之無可美朱子詳辨之雖程子有
說弗之從也集傳既云述請命之意詩序辨中兼存詩人陰
刺之說更無剩義可以置喙然以子為天子猶覺未安據左
傳莊十六年周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則詩

中言子者謂虢公以命服來也小國一軍衣亦降七為六詩
人似有微辭

李氏云唐室之季強藩悍鎮皆伐其王帥擅自封殖坐邀天
子旌節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
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夜安且吉與仁恭之言無異夫
子刪詩乃取之者何哉余謂迂仲所引固合而不知聖人實
未嘗刪詩也國史錄此詩亦以見假王篡國之實曷嘗有取
之之意

有杕之杜 二則

序刺晉武固失其旨詩說以美晉文好賢据鄭譜晉無惠懷
已下詩

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慶源輔氏云然吾亦等諸鄘風干旄不求其人以實之

葛生 三則

序云刺晉獻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然觀二章云欽蔓于域誰與獨息末章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不得不指為嫠婦之作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雖四言而實兩字叶韻又如式微式微兩字疊句豳風七月詩月字另須讀斷明於句讀乃可究論絃歌之法

范氏曰角枕之祭錦衾之爛嫁未久也勝毛傳齋服多矣王魯齋以予美二字斥為淫詩僕勿敢從

采芣 三則

朱子舊說云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此仍用序說

歐陽氏云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較諸箋疏差為近理

愚按十三州志雷首山夷齊所隱地理考云河東縣本漢蒲坂縣地伯夷墓在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篇中三呼首陽其刺詭諸之信讒而易樹歟六疊舍旃其諷共子之遠行而無死歟人之為言何得焉謂雖有讒言亦無傷也

書唐風後

或疑晉風終獻何以不錄重耳之詩曰有之秦風之我送舅
氏送晉文也曹風之邠伯勞之譏晉文也編詩者例同齊桓
而仇曹背秦二霸之正譎隱然可見蟋蟀而下杖杜好賢亦
為正風魯詩說以美晉文試觀十九年歸國以後用以圖霸
者皆狐趙舊人曷嘗有中心好賢事偽傳襲用詩說以鄭之
野有蔓草指為白季薦卻冀於文公其失更不待辨矣椒聊
兩杖杜采苓末用趨體較諸陳齊衛鄭音節最為近古

讀秦風

宣王封弟友於鄭較諸列國世次已近秦襄受封平王尤屬
新造之邦季札聽歌秦曰此謂夏聲能夏則大然則秦風之
作由襄公既受岐地而後成其為夏也大也卜序欲與鄭友
比例以為風始秦仲悞矣按史遷秦紀文公十三年初有史
以紀事竊謂襄公之詩亦纂成於文世

車鄰駟驥 共五則

樊噲排闥入諫申屠嘉召斬鄧通觀此二事恭顯董賢之亂
漢其機隱隱伏矣車鄰詠寺人駟驥詠媚子開國有此習尚
而禍成趙高深識者即能見及必以為孔子編詩之微意坐
井觀天正此類爾

序云車鄰美秦仲也按史秦仲居秦亭為附庸立三年西戎
滅犬丘大駱之族十八年宣王以為大夫誅西戎二十三年
為戎殺白雲許氏謂時無可樂詩語不類良然秦紀云平王
封襄公為諸侯始與列國通使聘享則以車鄰為襄公詩庶

幾得之

有馬白顛舍人云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按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寺人亦諸侯所有寵以將命在秦為創典耳駟馘專為田狩而作不獨美襄公亦錄以見秦俗也載獫狫驕說文作獨獫長喙曰獫短喙曰獨獫補傳云短喙非田犬也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是說與田畢而遊甚合

小戎 四則

此紫騮馬折楊柳之濫觴首誇軍容之盛旋述戍婦之情則秦風之雜也古詩十九首中東城高且長章法正與此同張伯起截作二首謬甚

朱倬詩疑問云兵車何以稱小戎余謂六月之元戎十乘陷軍之車也尋常兵車自當稱為小戎

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此詩之征伐復仇一語可為左證蒙伐有苑毛傳伐中干也集傳因之据考工熊旗六旒以象伐當是綴羽旗幟

蒹葭 三則

詩乃懷人之作縹緲曲折在秦風別為一體此與衛考槃晉杖杜不必細玩自可識其為思賢操

謂西方美人之思可也自毛鄭迄蘇呂無不以為秦棄周禮

黃茅白葦朱子掃而空之良快許白雲謂思人猶思道則根
芟復生矣

富平李子德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
也溯洄溯游情深故王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為夏聲焉亦善
於說詩者也

終南二則

據史秦襄公雖受平王命未能實有岐地十二年伐戎至岐
卒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
十六年以兵破戎收周餘民而拓地至岐此詩當美文公序
云戒褻者非也

終南左傳作中南杜注在武功縣南今郿縣郡縣志終南山
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乙據柳子厚文惟終南
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
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是終南者南山之總
名也烏可以太乙一山當之

黃鳥三則

說見左傳漢世哀挽有薤露歌蒿里曲皆從此出
防禦即干城之義臨穴惴惴詩人自寫其心非言三良畏死
也鄭箋作臨視其壙得之

按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
一里故城內生納壙中實無其事當從應劭酒酣邀死之說
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王粲詠史亦云臨沒

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
涕下如綆縻

晨風 四則

小戎氣悍而色濃固非女子所及此則純乎閨中口吻集傳
念其君子大勝舊說刺康棄賢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即廢廖歌今日富貴忘我為之意亦琴
瑟調也箋以為代秦穆公責康公辭其說甚腐

說苑倉庚為子擊使誦晨風黍離以悟文侯可知戰國說詩
猶然斷章取義不然賜子擊衣而盡顛倒之勅倉庚以鷄鳴
時至與東方未明序說若何牽合耶

鬃有六駮璣疏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崔豹

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其葉似豫章皮多癩駮

無衣 三則

小序刺用兵也不得其作詩之由則姑以為刺試思王于興
師秦固未嘗如吳楚之稱王也而肯受其刺乎

左傳襄王使簡師父告叔帶之難于晉亦使左鄢父告於秦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聽狐偃謀辭秦師獨成定王之
功然則奉王命而勵同仇此詩正詠其事况我送舅氏康公
尚為太子晨風無衣皆屬秦穆時無疑

與子同澤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
澤也

渭陽 三則

玩悠悠我思是康公送舅而念母也序說得之若以爲即位後詩徒泥黃鳥篇次不知三百中多錯簡此尤顯顯在目者觀左傳可以斷後說之妄
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即咸陽也鄭箋秦是時都雍孔疏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曹氏曰渡渭而送至渭北言其遠也
廣漢張氏謂康公後與晉戰怨欲害乎良心余觀殺之師隻輪不反令狐之役潛師夜起晉實背德何乃過秦

權輿 三則

此所謂賢特彈鋏歌魚之屬耳張氏曰誦權輿其逐客坑儒之漸與按造稱者始權造車者始輿故以始爲權輿

揚子雲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悒悒崔駰十依言宮室之美亦用夏屋渠渠居食等耳鄭箋禮食大具升庵云即魯頌之六房俱可不從內方外圓曰簋內圓外方曰簠皆盛黍稷之器禮食宰夫設黍稷六簋每食四簋謂燕食也
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守禮之士讀此詩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書秦風後

秦無正風其正者蓋已採在豳風二南矣小戎復讐無衣勤王其風猶近於正自商鞅變法文武成康之澤漸滅殆盡然吾謂商之於秦猶管之於齊特因之耳非能有所矯也幼讀左氏春秋竊疑季札觀樂何以知秦之興熟玩秦風十篇兼

陸堂詩學卷第四終
葭而外皆雄聲急調其聲雄故興也勃焉其調急故亡也忽
焉口誦心維自能知之不必假手歌工已始有也

陸堂詩學卷第四終

陸堂詩學卷第五目錄

讀陳風 一則

宛丘東門 共七則

衡門 四則

東門之池 三則

東門之揚 二則

墓門 三則

防有鵲巢 三則

月出株林 共五則

澤陂 二則

書陳風後

讀鄘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鄭滅鄩辨

讀曹風

蟋蟀

候人

鴟鵂

下泉

二則

三則

二則

四則

附

三則

三則

二則

四則

書鄘曹後

豳風辨

七月

鴟鵂

東山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書豳風後

九則

四則

共七則

二則

四則

二則

陸堂詩學卷第五目錄終

書幽風終

卷之四

六

野

東山

陸堂詩學卷第五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 周光組希茂 王宅揆庭三 全校

讀陳風 一則

無關雉雞鳴之德有巫覡歌舞之娛陳風之變始自大姬而序以為刺幽謚惡也墓門刺佗佗固可刺然序意亦延世家之訛以佗為厲公耳如集傳則十詩九淫不啻鄭衛愚于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仍宗序說蓋溫柔敦厚比事屬辭詩與春秋固相為表裏之書也

宛丘東門 共七則

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

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以二詩爲巫風班史
具有卓識

鄭譜胡公五世至幽公即當厲王時非沿史世家缺訛耶惜
無他書可以證爲某公然必刺其君上故云有情思而無威
望也

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今漸平矣不知所在据
此則毛傳四方高中央下者得之若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
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豈有漸平之理

顏師古注鷺鳥之羽以爲翽立之而舞以事神也甚得詩旨
迂仲駁之非是

毛傳以子仲爲陳大夫氏若女子似不煩指斥矣路史注云

子仲氏陳宣公子即詩子仲之子疑其世次太後

婆娑其下婆娑舞也顏注歌舞以娛神尤確東漢曹娥碑亦
第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范史乃易爲於縣江沂濤迎
婆娑神正如五髭十姨可發一祭

初讀末章情濃于桑中詞艷于溱洧旣而思之穀旦云者即
九歌之吉日辰良也視爾如蒹葭我握椒即美人目成芳椒
成堂之語也

衡門 四則

序云誘僖歐陽極力推行終覺牽合集傳隱居自樂而無求
則衛之考槃鄭之出其東門一詩可以兼括
可以樂飢外傳作療飢康成非創改也然樂飢意味深遠陋

巷簞瓢不改其樂詩人乃能見及豈曰非賢
李迂仲曰棖題數尺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食不過一
飽學者能三復衡門之詩視富貴如浮雲耳余謂此詩近正
但以賢者而甘心隱約國之危殆可知矣

王氏總聞曰泌在南陽泌陽縣

東門之池 三則

明言彼美淑姬則陳之東門與鄭東門之墀差別謂男女會
遇可也

逸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即此詩反語
也以漚麻為興詩人自有求匹之意序云疾其君之淫昏思
賢女以配君子古者諸侯一娶九女無再聘禮何勞詩人為

蹇修乎其失與衛靜女序同而此無彤管字更覺虛繆

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
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
所謂東門之池也

東門之楊 二則

親迎而女不行序說勝于集傳即鄭之丰可驗矣

鄭箋謂婚期必在仲春之月非也謂親迎之禮以昏時則可
從

墓門 三則

序云刺陳佗也一語得之謂無良師傅則迂矣陳少南曰此
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

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余謂陳國雖小紀載不詳然觀左傳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歆如忘洩伯知其不免則陳桓之寵佗必有踰制越禮如衛州吁齊無知之屬者而後釀成篡奪之禍篇中夫也不良顯然刺佗誰昔然矣桓公與有責焉讀墓門其知履霜堅冰之道者與

訊予不顧予當作而顛倒思予即所謂他日請念也

列女傳陳辯女陳國采桑之女也為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楛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欲與之淫按吳至壽夢始通中國若所傳非虛乃引舊詩以刺耳

防有鵲巢

三則

篇中有誰侮予美句當從序說憂讒不得例之王風采葛宣公欲立嬖姬子欵而殺太子禦寇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詎可指忠良為淫慝乎按陳敬仲為禦寇黨知其人亦非不肖也

懷人詩不妨隨意托興刺讒則必有因而舊說皆曲惟歐陽以旨茗為茗饒牽蔓旨鷓為綬草雜色成文義同貝錦者得之上句仍作積累解非是愚謂防有鵲巢言孤危也中唐有甍言擁蔽也防隄也邛丘也毛傳以防為邑博物記邛地在陳縣北防亭在焉皆不必泥

月出株林

共五則

月出為株林之先聲序刺好色義無可更

此詩用字聱牙東萊以為方言愚謂李延年新聲其三字句法祖此

不言夏姬言夏南集傳以為風人忠厚學詩者知此則唐人之刺貴妃者當如子美之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不當如

義山所云莫見洪厓又拍肩莫道人間總不知也

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

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

按陳靈被弑在周定王之八年魯宣公之十年此後無風余故斷為太史克所編詳見魯頌說

澤陂二則

序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王氏因之曰東門之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義亦可通但玩篇中傷如之何涕泗滂沱似屬女子哀死之作又云碩大且儼則所懷者亦似正人未敢必其為淫也

魯詩說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頗為近理按大戴禮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意者元所作與

書陳風後

陳無正風蓋當開國之初巫風薰染自上及下甚哉陰教之脩大有關於家國也東門之池月出其詩皆淫至株林而君弑國亡衽席戈矛吁可畏矣夏姬妖冶過於褒姒亡陳之餘流毒未艾陳午幸而復立苟延一綫已耳敬仲以羈旅之臣

竟為代齊之祖鳳皇吉占一一響應異哉抑天所以報重華
二女之德與

讀鄆風

鄆無世家故小序亦無所徵引韋昭注鄭語云陸終第四子
求言為妘姓封於鄆乃知楚世家所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
會人古文鄆與會通猶夫五曰曹姓特以邾為曹姓而非其
名字也王肅云周武王封鄆子於濟河洛潁之間但詳其爵
亦不能考其名要之如韋說則鄆之立國久矣蘓氏謂鄆詩
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愚謂鄭之并鄆在平王時非如衛
并邶鄘遠在肇國之初况季札觀樂邶鄘衛三國已合而鄆
自與鄭分則所存羔裘四篇安得有言鄭事者若謂鄭并鄆
後如溱洧渙渙一詩採自鄆地則可耳

羔裘 二則

鄆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詩說簡淨頗勝箋疏
一羔裘也召南與鄭皆美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唐與鄆皆刺
所謂不稱其服者也

素冠 三則

此詩本言服制鄭氏引禮箋詩余固不嫌繁碎也素冠箋云
既祥祭而縞冠素紕其說誠然素衣欲改為素裳則泥按間
傳云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据詩麻衣如雪素衣即麻衣純
用布無采飾也素鞞祥祭所服既祭則去之詩人雖不妨錯
舉亦何嘗稍拂於禮

勞心博博兮言見其持喪毀瘠而亦為憂勞也

三年之喪先王合天理人情而定為斯禮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無貴賤一也漢文令主首創短喪之制遂使貴為天子反不如士庶之家得盡其哀戚之誠豈非黃老之學悞之與

濕有萋楚 二則

序云疾恣也又云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為說頗晦公羊有云鄭先君通乎鄆夫人以取其國觀樂子之無室句興刺有因然而溫柔敦厚詩教也當以集傳之說為正
民困而音哀至此極矣疾讀一過覺與碩鼠苕華詞意相近

鄆欲無亡其可得乎通篇皆反興體

匪風 四則

小國詩人能以天下為心而惓惓于宗國即入變雅可也然匪風烹魚其體純乎風矣

漢王吉嘗引此詩而曰匪風發兮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其說與毛傳同朱子從歐陽本義四句一氣直下妙得指歸亦從匪兕匪虎章悟出次章飄漂弔平上去自可通叶魏善伯云然

或曰鄭桓以王室多故而咸林逼近西戎勢不可支謀諸史伯乃假王命東徙其民于鄆號十邑則詩所云西歸疑亦當時怨刺之作與余曰咸林之民南保漢中者為南鄭以其初

不願徙也既願徙矣是甘爲桓用者必無怨刺之理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猶夫簡兮西方美人之思但衛想其盛鄆則憂其危耳

鄭滅鄆辨附

鄭之滅鄆或以爲桓公或以爲武公迄無定論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虢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乃東寄孥與賄虢鄆受之是桓公但有寄孥之事而未能滅虢鄆也周語富辰諫王曰鄆由叔妘聃由鄭姬是謂同姓相娶瀆姓而亡也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

取其國而遷鄭焉是因寄孥之語而謂武公在鄆通叔妘以取其國也武公稱賢君滅鄆有之淫凶未必至是公羊不可從韓非子云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于門外而埋之釁之以假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說苑亦載此事按桓公寄孥在既爲司徒之後三年即死于戎方汲汲焉逃死之不暇而能爲此陰謀襲鄆乎韓非子亦不可從竹書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爲晉文侯之元年周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爲桓公按史記年表宣王二十二年封弟友于西都畿內之咸林國號曰鄭集傳所云

在今華州鄭縣是也且號鄆同滅紀年云幽王死號公立王子余臣是為携王平王四年鄭滅號六年鄭遷于溱洧而溱洧實為鄆地則其說自相矛盾以愚斷之滅鄆者鄭武公也而亦上奉平王之命旁假晉文侯之力其滅號也以立携王故而鄆為其黨因之與號同滅是固譎而近正者携王既誅平王以河內之地與晉以鄆號之地與鄭故左傳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莊公曰我先君新邑於此滅鄆之事當以左國參觀則自知顛末其餘似是而非吾無取焉

讀曹風

季札觀樂自鄆以下無譏今所存者特曹風即當時亦未必有滕薛小國詩也楚吳雖強其秀後出固宜無風獨蔡班先

衛久列會盟一詩不存其故殊不可解列女傳以芣苢為蔡人妻作初意欲据是說以存蔡風而義卒不可通漢書禮樂志有蔡謳員三人乃知蔡聲之淫猶鄭衛也曹小於蔡幸存四詩蓋振鐸之流澤遠矣

蜉蝣三則

表記所引子言專重歸字此斷章取義也自小序後無不以為刺曹昭公詩彼善於此則東萊所云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乃曰吾憂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為也此為曹世子羈出奔而作春秋魯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奔陳赤歸于曹杜預謂

羈以微弱不能自定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逐羈立赤据詩所云蜉蝣掘閱麻衣如雪譏赤之在喪竊國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說同稅望羈之歸而追服也作此詩者即曹赤所殺之大夫而說春秋者俱昧其由

掘閱毛傳容閱也箋云掘地解閱疏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嚴緝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皆難通詩故云閱通穴管子掘閱得玉是也蜉蝣今之飛蟻璞註璣疏謂有角甲蟲悞矣

候人 三則

石林葉氏曰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衛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

若以國語叅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按楚成王之立在惠王六年曹共公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晉公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共雖爲同時然豈有曹之新詩而楚之君已成誦在口者候人之刺共與蜉蝣之刺昭序說皆未可從

不遂其媾毛傳媾厚也鄭箋遂猶久也言不义其厚余謂不稱其服蒙三百赤芾言之不遂其媾與季女斯飢相映媾作婚媾自通臣之從君猶女之從夫也遂之爲言稱也

歐陽以弱女之飢喻小人之不能任事大謬此語風人善于自况開楚騷無數法門

鳴鳩 二則

曹無令君可當此詩賢公子獨一子臧世次尤晚意必開國正風毛公訛其篇次耳詩含神霧云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然余二復鳴鳩曷嘗不莊重而舒緩序云刺不壹也拘泥國風皆變之說集傳既以刺為美余亦將改變為正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謂淑人所生之君子皆有令儀也蓋美曹叔而推本于文母耳鳴鳩子七興亦有因太姒十子三叔作亂故云七也余舊說是詩未中肯綮翻從小雅鼓鐘淑人君子悟出橫渠云六經須循環理會况一經而可使之觸背乎

下泉 四則

詩刺晉文與衛之木瓜遙對嚴緝云曹共之時襄王命晉文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于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下泉愧木瓜矣

前三章正興也末一章反興也下泉以喻晉之涼薄稂蕭本非嘉種謂共公亦自取也晉執曹君不歸京師而以畀宋人王靈亦替甚矣篇中一我字三彼字真有對此茫茫百端俱集之感

左傳畢原酈郇文之昭也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涑水西逕郇城郇伯故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郇城竹書昭王六年

王錫郇伯命是繼召公爲西伯也
或曰此非郇國之風而附于曹末者與余謂郇地入晉國名
附見于曹特可以碩人之刑譚揚水之申甫許爲例耳然召
伯甘棠郇伯膏雨至今流播人口創業垂統君子亦爲其可
繼者而已

書郇曹後

鄆風思王曹風思伯成童時熟聞斯義以今極思覃精終有
味乎其語蓋在一時能見其大而於二詩仍不失其真也匪
風第云周道云西歸下泉直云念彼周京四國有王其思王
似甚于鄆而說詩者但以爲憂無賢方伯非熟於西東周之
情勢烏知其言之不易與孔子曰我其爲東周乎孟子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坐而言起而行聖賢胸中各具成竹要皆因
時而合義以溫公之賢猶作疑孟殆亦可立而未可權也

豳風辨

讀詩至豳風體愈變說愈紛旨愈舛請一一從而明辨之小
序以七月爲周公居東作按大戴禮云成王幼在襁褓中召
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其德
義師導之教順然則作詩訓王不在居東以後誠有如朱子
所駁者而集傳以豳風之名公所自題蓋据周禮籥章以爲
說實則是詩本名七月不名豳風也古人詩多取篇首二字
爲名即公所題鴟鴞亦然左傳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孔叢
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尤爲明證且周禮用以逆暑迎

寒亦第名幽詩其後別之爲風者由祈年則歛幽雅祭蜡則
歛幽頌而是詩固風體也幽雅幽頌本未嘗逸說在甫田大
田載芟良耜四詩鄭氏三分七月謂殆及公子同歸而上風
也春酒介壽而上雅也兕觥萬壽而上頌也任心割裂不待
智者而識其非雪山王氏又謂一詩三用籥章之幽詩以鼓
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吹竽笙埙籥簫箎篪管春牘
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
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本屬七月一篇特以其器和聲
有不同耳愚不謂然詩者作樂之本詩之體裁音節各有不
同以故所用樂器有多有寡有主有輔有終有始虞舜命夔
必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而後曰律和聲八音克諧當

周之世九夏奏以金清廟比之瑟南陔六詩則吹諸笙未聞
曰詩之體裁音節皆所不論視我所用之樂器即可移風作
雅變雅成頌者王氏之說其諸似是而非者與分國繫詩太
史之職鳴鴉至狼跋附諸幽風何居愚謂居東之說先儒未
有明訓能知東爲岐山之東則於編詩之義思過半矣孔安
國傳以居東爲東征王肅以居東爲居洛固非魯詩說以居
東爲居魯似也然一徵之闕宮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封
魯始自伯禽再徵書之金縢予小子其親逆自鎬至魯成王
豈能涉此遠道耶若僅僅居國之東則亦不足言避惟是岐
東之地宗周在焉而公舊有采邑括地志所云周公故城是
也且孟子不云乎太王避狄遷岐幽人從者如歸市明乎此

而所謂東人者岐人也即幽人也以幽統岐其體雖變其義曷嘗不正耶東征二詩次宜居後編詩者以東山亦公所作故繼鷓鴣而破斧以類相從耳周樂次序幽詩本在秦先至漢儒乃置諸風末彼其意謂幽風以終變風孔子思反正焉嗟嗟君臣相疑兄弟相殘既屬變音不可謂時當成王周公而風純乎正也若槩以幽風為變則雖學識如王通亦不免有鑽穴故紙之誚試思七月一詩王業肇基稼穡艱難旨同無逸安所見而斥為變哉夫聖人說經惟其義不惟其例自正變之例開而風雅之義晦猶夫說春秋者之瑣瑣焉寓褒貶于一字也朱子答范伯崇書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雖然與其隨也寧辨

七月 九則

魯齊韓三家詩皆無七月篇什不備而漫持正變之說豈能紹洙泗微言

七月雖周公所作愚謂幽國舊必有詩如後代消寒九九之類因為潤色成章爾

幽詩當用夏正一陽之月變例言日其正朔所由改與韻會詩話云周禮無田畯之職六遂中鄰里鄙鄙縣遂之長高者為大夫卑者為士通稱田畯蓋農田之俊也竊謂田畯本夏官何必證以周禮鄭箋欲改喜為饑更不成文

倉庚采蘋鳴鵙秀萋之屬皆賦中之興也蘋非所以啖蠶前於召南已辨之逸齋補傳云蘋乃婦人采為祭祀之用女子

感其所見念當嫁娶之時將遠其父母所以傷悲謂不得久
于其家殆與幽公之子同時而嫁矣義勝集傳余謂無端作
此情語故是風體

鄭疑萋為王萑劉向說萋味苦謂之苦萋西河毛氏詩札云
王萑即呂覽中所謂王善月令中所謂王瓜者萋即呂覽中
所謂苦菜者以苦菜秀為王瓜生可乎毛氏從劉駁鄭似矣
而亦未然按漢唐山夫人歌豐草萋注云萋盛貌則以秀萋
形草之綠猶夫以隕穉形木之落耳

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二種一名絡緯近人謂之絡絲娘
固非螽屬亦與蟋蟀判然也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
李三百一十四株奠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奠李即奠也二

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詩連及之春酒凍醪也孔疏凍時釀之
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

入為上出為下蓋由野入都邑故謂之上入也執宮功當指
力役而言亦見先公後私之意

藏冰開冰詳見左傳逸齋極詆鄭氏三分七月之鑿乃忘申
豐卒章之語截為十五章豈知是詩作八章讀始覺氣厚而
神完蘇氏云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
于地中如蘇氏說是聖王不欲扶陽而反以抑陽也失其旨
矣王氏云季冬陰盛之時陽氣不得發泄故于深山窮谷之
中而鑿其冰則陽氣得以發泄而不為害夫先王藏冰正欲
儲為春夏之用豈以有害于陽而鑿之耶如王氏說春秋何

以三書無冰

朋酒羔羊謂農事畢而燕樂耳躋堂稱觥毛傳以為學校誓眾之禮孔疏以月令大飲烝為據義雖可通不如王氏直訓君公之堂與上文為裳獻豨同一尊君親上也大雅公劉篇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爾時君民一體可與此詩參觀

鴟鴞 四則

武庚逆謀雖露而迹未顯然故篇中但喻邦家新造之難宜為綢繆風雨之計若流言之罪人則於既取我子句微示其意

恩斯勤斯鬻子之憫斯傷管蔡也誰非文考文母之毛裏而

忍陷于逆黨乎是詩詎惟感動成王令管蔡而非下愚亦當有悔心焉

居東非東征九峰蔡氏本馬鄭而詳辨之余觀越絕書云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讒之成王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古人亦有見及此者但既云辭位矣而妄稱巡狩未免汨于荀卿攝天子位之說

集傳以鴟鴞為誅武庚後作觀與九峰論書手帖知朱子于詩心識其訛而不及改者多矣

東山破斧 共七則

漢魏鏡歌所自出東山一篇情文備美非周公之才洵不能作

後人西笑之語亦從西悲翻出烝升也敦同墩伊威俗名潛
駝非爾雅所謂鼠負宵行如蠶吳越是處有之但其光在尾
不在喉下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
分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踵為田里所聚

小序三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則與二章之思複出余謂章意
重我征聿至句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蓋既見而追數之也邵
子皇極經世書東征在丙戌年平于戊子按居東二年然後
東征當屬戊子而平于庚寅

親結其縞郭璞曰即今之香纓此女子既嫁所著示繫屬于
人也按婚禮主人入親脫婦之纓不曰親脫而曰親結見詩
人用字之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惟聖人為能言情季札

聞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正指是詩而
漢儒悞以七月當之

嚴緝不曰弓矢于戈矛戟而專言斧斨錡鉞者蓋東征之師
不尚殺戮若除道樵蘇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久而破缺也据
嚴氏說則錡當作釜屬鉞無明訓釋文云今之獨頭斧

朱子語錄云聖人這般心詩人直是形容得出又云見得周
公心始得傳中推行二義直使破斧一詩可與大誥多士多
方相為表裏

范氏曰以臣伐君事之逆也湯武征伐而不辭者則以其
民墜于塗炭之中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成湯曰夏氏有罪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順天

厥罪惟鈞知湯武之征伐則知周公之誅管蔡有可伐之道
周公不伐之則是周公安坐而視斯民之困是亦管蔡也後
之人不能全其兄弟以周公而藉口此則不可也范說頗能
抉摘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之義惜乎集傳僅錄前半

伐柯 二則

毛傳引而不發鄭箋失之魯詩說管叔以殷圍衛大夫議迎
周公詩故云周公將歸貽詩二公皆為鑿空之論集傳巧矣
細閱詩詞不似全然比體上二句乃興也余推行毛義竊謂
破斧美周公之武功伐柯美周公之禮教行媒問名婚禮至
公始詳也籩豆有踐陳禮器也試觀齊南山直用首章語則
以美周公者刺桓公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車牽之四

章亦以析薪為興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中庸雖斷章取義而
以君子治人釋之皆可為吾說佐證

箕子封朝鮮施教八條而男耻為盜婦女貞信飲食以籩豆
聖人之移風易俗如此其神速也周公居東以禮化導民人
悅而安之婚姻其一節耳舊說惟歐陽本義稍優然必諷諭
成王終落科曰

九罭 四則

合衮衣章甫之歌而讀之見大聖人過化之妙

朱子語錄云此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
廷不知句後之說詩者委曲附會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自
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愚謂說之當者雖起詩人于九

原而質之不惑豈獨九罭一詩為然哉
鱒魴大魚而處九囊小網喻周公聖人乃留滯于東方非其
宜也鴻宜高飛遵渚遵陸亦喻失所東人願公之留而預知
其不能留立言曲折耐人含咀
語錄又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協
句腰亦用韻詩中自有此體

狼跋 二則

以狼與公擬人失倫上二句特以喻管蔡流言自取顛躓而
歸美于公之居東為能身名俱泰也如我說金滕所云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其義亦合抱朴子良規篇周公之放逐狼跋
流言載路伊尹終于受僂大霧三日所引二事皆舛

劉原父七經小傳云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公也毛以公孫
為成王鄭以公孫為公遜皆非余作豳風辨以東人為即豳
人得劉氏說不勝眉舞

書豳風後

黃實夫金仁山皆以七月為豳之舊詩非周公作愚謂是詩
揮霍三才囊括萬有而其間脉絡分明循環變化較東山更
高一格非周公大聖孰能具此詩筆耶大抵漢儒之失拘守
陳言宋儒之失盡反前說二者其病適均晦翁于破斧九罭
二詩自謂推見至隱夫以意逆志說詩之大綱也間舉一二
為學人啓發耳余讀二南十三國風諸家說之不醇不備者
往往情想參驗而得之蓋本諸心理之同參以情勢之異不

經註我而後可以註六經我註六經而後可以通一經噫難言之矣

陸堂詩學卷第五終

陸堂詩學卷第六目錄

小雅辨

鹿鳴 三則

四牡 三則

皇華 三則

常棣 五則

伐木 三則

天保 五則

采薇出車杕杜 共九則

南陔白華華黍 共二則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共七則

由庚崇丘由儀 共四則

蓼蕭 三則

湛露彤弓 共四則

菁菁者莪 一則

六月采芑 共八則

車攻吉日 共九則

鴻雁 三則

庭燎 二則

沔水 二則

鶴鳴 二則

祈父 三則

白駒 三則

黃鳥行野 共四則

斯干 四則

無羊 三則

六笙詩辨 附

陸堂詩學卷第六目錄終

八
陸堂詩學

無羊
二
陸堂詩學

淇水
四
陸堂詩學

黃鳥
四
陸堂詩學

白鷗
二
陸堂詩學

陸堂詩學卷第六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小雅辨

受業 高萬三臺 全校

高普曜日堂

釋文以鹿鳴至菁莪為正小雅六月至無羊為宣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為幽王變小雅其說謂本諸申公毛公嗚呼謬矣敢以我宗而曲徇之哉孔子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又云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今所存爾雅一書詁訓之祖義取近于雅正明乎雅也者六詩之主當周盛時第名雅而無小大之分入春秋季札觀樂師乙論聲歌乃顯然判為二體夫義所當分雖聖人不能混而一之若謂其中又分正變則漢代講師之陋說也胤征湯誥牧誓呂刑文侯之命讀

其書者自能識世運之寢降王化之中哀聖人烏容屑屑焉
區分之曰若者為誥之變若者為誓命之變哉且周宣末年
雖有涼德若其初勤政任人脩內攘外固可繼序文武嬖隆
成康者也平王以不能施政教號令于天下有風無雅宣王
能施政教號令矣猶曰變而不正彼其意不過拘魯二生言
大樂百年後興而宣王繼厲者也庸詎知禮樂二者斯須不
可去身乎如拘儒說即有聖君賢相孳孳圖治而非重熙累
洽終難究論六代雅音古樂失傳正坐此耳成湯放桀亦屬
繼亂之君何以大濩之樂不減大夏太和在宇宙間周之宜
有雅者莫如康王何以序說獨缺其詩反覆推求迄無一合
千百年來謹守之若著蔡然此殊不可解矣且夫立論一偏

未有不浸淫離道者宣王既為變小雅子不先父厲王遂無
刺詩平桓諸君又以降雅為風尹氏家父盡成子虛烏有之
屬於是節南山至末四十四詩集矢于幽王涅一身幽王何
足惜吾甚惜夫元公手定之樂章先聖雅言之詩義貿亂而
盡失其真也朱子云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楚茨至車牽
十篇疑為正雅錯簡正月繁霜雨無正或疑東遷已後之作
朱子卓識非漢唐諸儒所及乃於風雅正變之際心知其非
而姑仍其舊昔人謂朱子於小序掎擊不遺餘力愚謂朱子
於先儒包容尚多曲筆也至若鄭譜所分出車枅杜以上屬
文王魚麗屬武王嘉魚而下屬成王支離破碎夫既以常棣
為公閱管蔡乃曰吾進諸文以見有親兄弟之義而曲為公

隱十月之交四詩又篤信緯書故反毛傳移刺幽者而刺厲
嗚呼康成所師者馬南郡融也予奪任心所由去聖人遠哉

鹿鳴三則

鹿鳴四牡皇華三詩用之燕禮及鄉飲酒禮當由周公制作
鄭譜屬之文王其義難通史記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
琴操乃謂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
隱故彈琴諷諫以雅始為刺詩義尤踈謬

家大中新語所存者已非原文其道基首篇云鹿鳴以仁求
其羣大旨獨得草蟲經曰鹿欲食則鳴相召者不忘其羣也
興義不過如此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
糧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

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菘也

示我周行毛傳周至也行道也已改卷耳章詁訓鄭賤仍云
示當作寘固矣哉

四牡三則

左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國語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非
叔豹明言之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與北山怨誹何異

周道倭遲以匪風小弁之周道例觀詩當作于武王建號之
後况下文明言王事文王既未稱王若云為紂出使於古無
徵吾故曰鄭譜偽書歐陽不當為之補也

將母來諗承四章之文舉母即可該父仁山金氏謂丈夫猶
可自食婦人非子不能自養亦泥

皇華

三則

駢駢疾行貌如此訓釋每懷靡及不煩言而義自見鄭箋依毛傳作衆多因云每人懷私則於事將不及專精訓詁尚懼以辭害志况一悞再悞乎

諏謀度詢變文協韻歐陽本義云爾然觀叔豹所述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正漢儒詁訓之祖

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與此詩正相表裏謂作于

周公以前愚弗敢信

常棣

五則

據左傳似召穆公虎所作國語謂作自周公而召穆重歌之鄭箋既援引左國詩譜仍屬之文王何居

燕饗樂歌以類相從原可不拘世次此詩淒涼激楚較前三詩已屬變音必謂菁莪已上皆正六月已下皆變者夫誰信之

常棣今玉李也華萼相承甚力鄂字當從說文作萼况甚也謂其甚者不過長歎而已禦務國語本作禦侮烝衆也戎叶而主反朱子從大雅戎雖小子纘戎祖考悟出而註猶未明當云雖衆而無汝助者或曰烝善也其善者無爲戎首而已

依或說似無添出字義之病

喪亂既平一章悲憤交集乃詩人轉捩處此後語氣特舒孺字下得妙所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也

海鹽何晉明琴書以常棣為夷則調韻收羽於四章下添入衍文泛音即此可見文義音節兩不相離

伐木 三則

毛鄭皆作六章今從劉氏作三章以章首皆言伐木誠為愜當然謂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猶沿鄭氏之訛首章以伐木鳥鳴起興次章省鳥可也然曰許許猶有攸助之意末章則省之又省矣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語錄云若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錫以和平之福較集傳覺明暢而猶多一轉折詩人之意蓋謂明神可質我與朋友終和平而無垂戾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民之失德乾餱以愆為此詩者其知忠恕之道乎伯喈曠世逸才乃謂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則漢末之經學可知矣

天保 五則

小序下報上也孔疏云上五章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報之有其見甚卓集傳人君以鹿鳴已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是詩所由用也非詩所由作也愚則疑為受釐之詩前三章因郊祀而錫福于天後三章因廟祭而錫福于祖詩與假樂畧同而列於小雅者得毋

以鋪張揚厲之過乎

單信也信厚乃得福之本當從毛傳戩被除不祥也穀祿也
被除不祥而福祿滋至意與罄無不宜差別如岡承如山言
之則彌高如陵承如阜言之則彌大

禴祠烝嘗雖依韻成文不拘先後然亦可證王制夏曰禘之
訛于公先王集傳云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
後所作

百姓當從毛傳百官族姓徧為爾德即洪範所云錫汝保極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也

如月之恒恒當作絙無不爾或承集傳依鄭箋謂新葉繼長
程子依王氏謂承其庇蔭余謂統四如而言之猶夫以莫不

增統五如而為言也二章遙對讀者宜熟玩之

采薇出車杖杜 共九則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小序議論之醇若此者政不
易得采薇遣戍役杖杜勞還役深得大旨出車疑為錯簡當
在六月之前毛傳于出車以南仲為文王之屬常武詩又以
為命南仲于太祖何其見之騎墻也史記匈奴傳謂襄王時
詩固謬班固匈奴傳以采薇為懿王詩出車為宣王詩宣王
詩可入樂章懿王則何取焉鄭譜孔疏指實文王按尚書傳
四年伐犬夷注以犬夷為昆夷而伐玁狁一無可据竹書帝
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帝辛三十四年昆夷侵
周三十六年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其書後出而可疑又不

如徵信班史矣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文王時北狄不應如是之強詩必作于宣王中興之世

彼爾維何爾雅注說文皆作薊華盛貌戎車既駕周禮注兵車設五戎謂戎路廣車闕車屏車輕車也合六月小戎觀之可識古人車戰之法

王命南仲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宣王時有南中乃南宮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者古中字與仲通也蔡邕諫伐鮮卑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蠻荆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闕如哮虎皆可為我說佐證

城彼朔方堯典宅朔方謂北方荒服耳禹貢西戎之地有渠搜屬雍州漢屬朔方郡水經注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漢地理志元朔三年城三封城沃野五年城臨戎唐書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朔方無寇非踵詩人故智乎

畏此簡書左傳管仲救邢以為鄰國告急之書若詩人本意當謂王朝策命

或問嘍嘍草蟲六句何以雷同召南末章何以襍用豳風語
愚謂古人為詩但取音律相諧不必詞自己出漢之飲馬長
城窟行西門行其語多同十九首黃初已後各自為體由是
專尚文義不知音聲可歎也
杜杜專迷思婦之情大段脫胎東山唐之出塞曲從軍行又
奉以為鼻祖
秦壞井田微論養兵不費更戍如期令人歎古制難復試觀
漢詩所存鏡歌十八篇調皆促急詞必詼奇去三雅不啻河
漢豈非故倡協律官使失人即郊祀猶用變聲鼓吹諸曲更
無論矣

南陔白華華黍 共二則

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為武王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鄭譜
之割裂也若毛公以魚麗居篇什之終南陔三詩有題無辭
附見于下不為大失蓋置魚麗于南陔前固亂儀禮之次而
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領什之始於編詩之體又不甚協漢
世簡編堆垛不得已而以什為次今用卷數廢什可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於義可通白華孝子之潔白也以皇
皇者華參觀安知不以勸臣忠耶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此直就題億度余嘗謂小序首句成于大毛公小毛公葺訂
正之別出一卷附尾其移置篇首者衛宏之失也觀毛傳以
魚麗終什夫亦可想見矣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共七則

鄉飲酒及燕禮工升堂歌鹿鳴三詩笙堂下吹南陔三詩乃
間歌魚麗三詩曰間者每歌一詩畢吹笙詩以間之也余玩
味三詩魚麗專言主之備物嘉魚兼及賓之燕衍有臺終之
以誦禱以詩入樂故編詩之序如此而嘉魚一詩向必採自
南國後乃列之于雅譜以爲成王詩非也有臺篇於古有徵
穆天子傳祭公飲天子酒乃歌昊天詩天子命歌南山有
臺臺作髦

箋疏以君子有酒旨爲句大謬朱子云鬻酒乃隔句協韻余
觀唐人小令如荷葉杯者似從此脫胎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與序魚麗可
以告神明雅其爲頌與按魚麗當與周頌之潛同作彼以薦
廟辭故肅穆此以饗賓調故超逸六疊矣字乃歌詩賸音也
晁氏謂雅進乎頌余則云雅雜乎風

嘉魚猶旨酒也必謂出自沔南丙穴者失興旨矣按嘉魚蜀
郡處處有之雲南記雅州亦有丙穴嘉魚嶺表錄異梧州戎
城縣江水口出嘉魚皆因詩而爭此嘉名從而泥之是嘉客
必微子而嘉樹必甘棠也可乎

烝然汕汕爾雅櫟謂之汕孫炎曰今之撩罟未合汕汕義朱
子遺說云是以木葉捕魚今謂之魚花園

嘉賓式燕又思又叶怡與賓筵室人入又義同謂加爵也
詩以南北山雙興所云君子當兼賢主嘉賓祝壽者凡四蓋
古人爲壽必於飲酒時也曹植箜篌引樂飲過三爵緩帶傾

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體源三百乃為才子之最

由庚崇丘由儀 共四則

此間歌所吹三笙詩也毛公曾見儀禮故編詩不沒其名非魯齊韓三家所及

小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已屬就題敷衍六月總序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立文更拙由爾時儀禮已行作者乃能依間歌之序非其識之過毛也吳兢樂府解題不知緣起輒以題字解之是烏足為後學津梁

束皙補亡南陔三詩猶堪諷誦由庚三詩句多襍湊以晉人

效十九首若登天然何況上規周雅

白虎通云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墳亦木為之元熊朋來五經說云匏音啾以立清闕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為禮樂之官者尚申請而改之余癸酉歲曾一詣神樂觀聞墳器已改定而未辨其燒土與否若笙斗之用木棄匏隨地皆然竊謂笙詩亡而立譜必待神解之流復古制以存匏音一舉手之勞耳

蓼蕭 三則

譽處有令譽而安處也三章壽豈疊用古人為韻所拘字法亦有牽合處

燕以示慈惠此詩可為左證白雲許氏曰上之人禮容揖遜乃如此而為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眾矣

吳江秦襄六從余說詩謂蓼蕭二草以興羣侯與蓼蓼者莪有別其說良允

湛露彤弓

共四則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二詩之義得武子而顯明蓋叔豹之先鞭也

夜飲乃加燕之禮或於射畢行之或祭畢而加恩同姓故儀禮有宵則執燭之文亦謂非燕禮之常也然曰莫不令儀一語可括賓筵全詩李迂仲曰誦湛露之詩遙想當時諸侯威儀之肅雖不假劉章軍令自然無失禮者嗚呼休哉

彤弓乃賞功之典序說已無漏義王制賜弓矢然後征亦謂既賜弓矢則必命為方伯而任征伐之事康成加一專字是以齊桓晉文為據而啓強藩之不軌矣余故謂凡說經者當先具論世之識

或云平王錫晉文侯彤弓顯載于書安見此為周初詩余曰

穆王時徐偃王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則彤弓賞功由來舊矣

菁菁者莪 二則

序云樂育材也集傳以為燕飲賓客之詩然朱子作白鹿洞賦樂菁莪之長育仍用序說

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菁菁者莪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者與愚謂樂且有儀依陳氏主行禮而言錫我百朋古者兩尊為朋正合燕飲之禮何舍之而齒及貨貝

六月采芑 共八則

舊說以六月至無羊十四篇為宣王變小雅愚謂周宣猶殷

之武丁也武丁朝諸侯伐荆楚其頌齊于宣王成湯六月以下四詩雅莫正焉何為妄生區別耶自公羊以例說春秋漢儒沿而襲之說詩亦自創一例子奪任心夫魯僖有頌而周宣乃不得有正小雅是遵何例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一語大旨已得然余再三循諷六月美吉甫也采芑美方叔也夾漈云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善讀詩者自能知之

六月棲棲張翠屏云盛暑非獫狁入寇之時乃夏之四月也王于出征鄭箋于曰也本諸爾雅杜預注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亦以于為曰王肅指為宣王親征悞矣

整居焦獲爾雅十藪周有焦獲蓋亦就詩言之郭璞註今扶

風池陽縣瓠中似與鎬京太近余謂焦獲本屬二地焦即左傳許君焦瑕之焦杜註晉河外邑獲乃獲澤應劭註禹貢獲澤在析城山西北漢地志屬河東郡此謂獫狁別部盤踞于晉地者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劉向疏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注非豐鎬之鎬余謂依向說末章曷不云來歸自涇而以無名之鎬與鎬京對舉乎鎬即鎬京蓋謂獫狁意欲侵鎬已過朔方而至涇陽也此則獫狁本部從西北而內侵者叅觀出車詩其義自見鄭譜以出車屬文王而說詩者盡失其實矣涇陽今之平涼府非西安之涇陽縣漢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并頭山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

顧寧人謂太原即今之平涼蓋借原州之名以為說實則不然禹貢既脩岳陽至于太原晉荀吳敗狄于大鹵穀梁傳夷狄曰大鹵中國曰太原國語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因師敗而後料民千畝與太原皆晉地仁山金氏以為原州其說未可據也余謂六月之師大將本屬南仲方叔亦在行間而吉甫將前軍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獫狁既遁南仲城朔方而坐鎮之吉甫率偏師以逐西戎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常武詩王謂尹氏即吉甫也既任內史之職又能成克狄之功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尹地本近太原今汾州府平遙縣有尹吉甫墓夾潞云汾州故尹地周為尹氏采可知吉甫于伐戎之後自歸采

邑而與賓客燕飲故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惟屬私燕故曰
魚鱉膾鯉鄭箋天子以燕禮樂之則必改自鎬為於鎬而後
其說可通且天子之燕而詩人第云魚鱉於禮不已褻乎或
曰湖廣鄖陽亦有尹吉甫墓何以信在平遙余謂左傳王子
朝入于尹在東都者猶可附會若楚之房陵不問而已知其
妄
竹書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於太原秋八月方
叔帥師伐荆蠻此屬晉人偽筆不如邵子經世曆北伐在元
年南征在二年觀詩所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豈能六月北
伐八月即南征耶
采芑之興猶夫飛隼謂人馬宜食者亦泥其車三千雖舉成

數而言按兵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蓋用衆十五萬耳
鄭箋鉦人伐鼓互言之深得語妙詩故云明其有進無退好
與集傳相反不知本出康成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詩作于
凱旋之時亦但錯舉言之以見其進退有律耳不當分將戰
罷戰

大邦為讎當時蠻荆必有侵犯列國之事非指王朝為大邦
也國語史伯云當成周者南有荆蠻荆屬楚國蠻則種類繁
矣

車攻吉日 共十則

据竹書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在九年吉日乃西都之
狩以類相次不必同時

上林長楊純以二詩作骨可悟賦為古詩之流

石鼓詩十章語意有相肖者相傳周宣王獵碣太史籀所書或云文王鼓至宣王時刻詩或据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疑為成王鼓或云秦鼓摠不如馬定國宇文後周之說為允按鼓作于西魏大統十一年獵于白水遂西狩岐陽其君為文帝寶炬其相為宇文泰作詩者尚書蘇綽書字者樊深趙文淵之流也前人因昌黎一歌大槩極詆馬說余三復其文還讀車攻如三代彝鼎真者存而贗者坐絀矣

我車既攻補傳攻治也東有甫草毛傳甫大也鄭箋易為甫田之草謂即鄭之圃田其說不刊迂仲駁之非也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竹書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

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水經注渠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澤多麻黃草詩所謂東有圃草也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百許里中有沙崗上下二十四浦津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為鄭隰之淵藪

薄獸于敖敖本山名水經濟水東逕敖山北注云詩薄獸于敖即此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郡縣志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

助我舉柴柴與攸隔叶當從說文作柴石鼓詩亦云射夫寫矢具奪舉擘五章以下玩其音節止宜四句分章劉氏說不可從

既伯既禱以伯為馬祖句法不順當從說文作既禡既禱蓋

馮霸聲近而訛爲伯也

漆沮之從即禹貢所云導渭東過漆沮也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顏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立文皆未詳程泰之雍錄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所謂洛水者地志出北地郡歸德縣北蠻夷中即洛源縣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始入渭所謂沮水者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合漆水入耀州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東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此三水分合之詳也漆在沮東至華原乃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逕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

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左右至白水縣則混爲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此水者皆指襄德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禹貢導渭序漆沮在灋涇之下灋之入渭在墊屋縣境蓋在咸陽西南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在咸陽東漆沮入渭在襄德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

其祁孔有蒙上獸之所同而言鄭箋祁當作麋鑿甚田獵之法限作圍場南開二門天子六軍分爲左右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詩所以云悉率左右也毛鄭訓禽之左右固非集傳亦失之畧

穆王壇山石刻吉日癸巳四字蓋後人仿此而訛傳者趙明

誠金石錄以類小篆而疑非穆王書是也信石鼓為宣王詩非也

鴻雁 三則

此詩既屬宣王由朝及野當在斯干之後先民後物當次無羊之前

据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長四十尺五堵為雉長二百尺實則周之八尺當漢之一丈毛傳一丈為板數亦無異宣驕即易所云鳴豫

向無的解翫味末章梁鴻五噫之歌大旨畧近

庭燎 二則

列女傳宣王常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傅母通

言于王王因勤于聽事蚤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是鄭譜所据也按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朝會必以子時詩三章曰夜如何其夜鄉晨明以晏朝為箴序說不為無據燎即大燭設於門內故稱庭燎凡松竹荆有脂者均可用也按事物紀原蠟燭始于淮南王安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䟽云庭燎以蒿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蓋亦臆想語耳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謂桓公僭天子禮設百炬于庭也孔氏悞解百字之義乃云以物百枚并而束之

沔水 二則

小序規宣王也周春秋杜伯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女鳩欲

通之不可反訴之王囚杜伯于焦此偽書不足信史記魯世家宣王立魯武公少子戲後戲被弑而伐魯諸侯多畔王命是可規也然與詩所云讒言以興者未見確切余謂此刺懿王詩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按哀公為太公四世孫事當在懿王時如鄭氏詩譜所載竹書記夷王三年者悞也史遷周本紀及三代世表皆云懿王之時周室遂衰詩人作刺非指此詩而何

晉語公子賦河水帝注河當作沔魯詩說宣王即位乞言于羣后而作沔水於義無當魯詩世學末章之首有云沔彼流水東灌于瀛者望而知為偽作九州之外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本鄒衍怪迂之說瀛洲為三神山之一瀛洲在東海皆秦漢方士語畦瀛見宋玉招魂註云澤中為瀛何勞流水東灌耶

鶴鳴 二則

鶴鳴誠不可揜魚躍理無定在園檀愛而知惡山石憎而知美朱子說此詩純學韓詩外傳鄭箋大旨為用賢而發說亦可從

齊威王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篇不料詩人已開其先

祈父 三則

黃實夫云周語三十九年宣王戰于千畝敗于姜氏之墟先儒引以證是詩謂祈父不稱其職固為可罪而任用祈父者

亦不能無過故詩中責祈父序以爲刺宣王也余謂以勝敗
爲美刺此大不然穆王征犬戎未嘗不勝而不可美也太王
于獯鬻王季于燕京之戎未嘗不敗而不可刺也

魯詩說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
其說當矣抑有未盡者左傳祈招之詩祭公作故直斥司馬
之名此詩第稱官蓋作于虎賁氏之屬因爪牙而稱爪士頗
嫌趁韻

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語出抱朴子不足信若穆天子傳
西征見西王母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北風雨雪有凍人天
子作我徂黃竹三詩則侍從之哀怨宜也如今說以司右虎
賁之屬而久從戍役微論宣王即厲幽斷無此軍制

白駒三則

白駒送行之詩與驪駒同大戴禮雅八篇可歌一爲白駒可
証也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乘白駒而去者余謂白駒
場苗興而非賦是詩因共伯歸國而作在宣之初年千古未
有解人可歎也

爾公爾侯集傳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似與下句難接
升菴集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
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居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
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遯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
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說新
矣而亦未合藍田呂氏曰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余因

推衍其說蓋詩人深惜賢者之去謂有位者方日不暇給而可飄然遠引置理亂于罔聞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惟屈宋具此語妙生芻句結上言賢者雖去而已不能忘情也如玉句起下言身雖高尚德音猶可見貽也

黃鳥行野 共四則

序說刺宣未詳顛末詩故云黃鳥刺薄同姓行野刺薄異姓亦得其大畧而已余謂黃鳥乃共伯歸國之作行野當為幽王廢后而作

黃鳥今之瑞雀栖止瓦屋十百為羣非黃鸝也復我邦族乃氏族之族非閭族之族集傳謂詩作于民不宜繫之雅矣黃

鳥興而非比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興而比也

莊子及竹書皆載共伯和事竹書注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此詩近之共伯即周定公說見大雅瞻卬詩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集傳忠厚之說為學人示訓耳未合當日情勢或云異字乃翼字之訛觀崧高一詩宣王之待申伯者隆矣詩人之意承舊姻而言謂往時所以封國而世為婚姻者非富之也亦祇以為輔翼而已余謂魯論亦作異字未可輕改經文第觀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二語其為刺幽王之廢申寵褒斷斷無疑

斯干 四則

此考室之詞所謂善頌善禱者也小序以屬宣王其說可從

劉向亦云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
干之詩是也東萊讀詩記云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詩次于
刺詩後所以明宣王之爲賢君愚謂三百儘多錯簡毛特優
于三家耳不必拘小序而曲爲之辭
或云即新宮詩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
子賦車轄時昭子爲意如逆女車轄固甚當也新宮義何取
焉燕禮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大射禮乃管新宮三終謂之三
成三終新宮而外必有二詩今篇名亦不可考
似續妣祖先宗廟也舉姜嫄后稷而八桃統之矣君子攸芋
鄭箋改輻固非毛訓大亦未安補傳云字書草盛爲芋謂君
子居此所以蕃盛也噲噲其正噦噦其冥鄭箋正晝也冥夜

也蘇詩晝窗明快夜堂深本此

無非無儀鄭箋訓儀爲善蓋本女誠有善莫名之意毛傳云
婦人質無威儀語較切當

無羊 三則

此盡物性之一節官失其職而畜牧之利大賈擅之觀史遷
貨殖傳可以覘世變矣

降阿飲池何蓁何笠麾肱畢升洵所云詩中有畫末章說夢
衆維魚旒維旗不啻漆園物化然周初淳朴之氣發洩殆盡
吾故斷爲宣王詩

合斯干詩觀之知周禮太卜牧人三夢六夢之屬大有流傳
非劉歆所能僞撰

六笙詩辨 附

鄭夾漈六經輿論云古者樂分堂上堂下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束皙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集傳亦引用其說愚謂夾漈譏廣微之補詩則可若謂笙詩本來無辭無辭何以有義且何以繫之小雅而稱爲笙詩甚哉夾漈喜談聲音究未知聲音之道也樂莫善于韶箛觀虞典命夔數語可知先有其詩後乃作譜八音具而成樂堂上之瑟堂下之笙實屬主音故古詩可歌亦可絃近世道流撫琴以有聲無辭爲高妙此殆沿流昧源者耳笛色有譜止用六工尺上等字可以諧曲而當

其始必据一詩以起調填詞有譜小令長謡後人可以逼肖前人而調名之緣起甘州曲必以爲製自蜀王衍暗香疎影必以爲姜夔自度曲也豈生于晚近無從考究詩人姓名與作者之緣起而漫云有聲無辭以自揜其固陋乎幸而儀禮尚存南陔白華六者後人識爲笙詩而信毛氏之有本不然如魯韓齊三家直視爲鳩飛茅鴟之屬已耳向使夾漈之意謂行禮時用譜而不用詩則儀禮已明言之不煩詞費苟云六笙詩春秋已亡試觀燕禮有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者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是新宮之詩當孔子時猶未亡也而謂南陔無句乎且鄉飲酒義云合樂三終謂堂上堂下人聲與樂器交作也鵲巢采蘋皆入笙

奏則笙之有辭明矣夾漈又云古樂惟歌詩有辭笙舞皆無辭據所引秦始皇改大武爲五行舞漢高帝改大韶爲文始舞皆本班固禮樂志而志云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明譏叔孫通尊主容悅變亂古制矣晉泰始中命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二舞荀勗張華製樂章復古也夾漈反以爲變古而貴與馬氏亦從之余謂節舞必有詩騶虞貍首射節也射猶有詩而舞獨無詩乎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摻鼈牛尾投足而歌八闋墨子書舞詩三百楚辭大招有云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宋玉舞賦動朱唇紆清揚抗音高歌爲樂之方漢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新歌薦于武帝之廟舞之有辭古今不易也然而不衷諸經未足折鄭氏之角燕禮云若舞則勺內則十三舞勺勺即頌之於鑠皇師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之首章於皇武王也三章賚也六章桓也其有辭乎無辭乎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陸軍省編纂部編纂

